

重温旧旅 ——中东私募投资家的前世今生

文/艾德 (Michael Aldrich)

编译/《法律风险观察》研究员 张思宇

艾德 (Michael Aldrich)，路伟国际律师事务所北京合伙人，在公司法和商业法领域经验丰富，同时是电信领域的专家。大学学习历史，后获法学博士学位。著有《消逝的北京》一书

广州白天鹅酒店大厅。我和老友奥丁 (al-Din) 见面寒暄，之后，我们漫步珠江江畔，一边聊天，一边享受着中国南方的阳光。

奥丁的事业在中东，他是一家私募基金的大股东，在中东有着可观的财富和人脉资源。阳光打在我们的脸上，温暖惬意。奥丁突然停住，用一个银色的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雪茄，他问道，“艾德，你的律所有多少阿拉伯客户？”

“很少。”我答道，“在中国，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中东外商投资。当然，也会有数目可观的中国资本投向中东那里。”

奥丁沉思了一阵说，“过去是未来的前言。”的确，在过去的世纪中，中国与“远西地区”的贸易联系数目巨大且利润可观。现在也是一样。

我们漫步在沙面岛的那些 20 世纪保存不善的外国旧建筑物群中，奥丁说，“你知道吗？几个世纪之前，我的祖先们最初学会驾驭洋流来到中国南方。”我告诉他，我知道阿拉伯人是涌入中国大唐王朝的成千上万的商人中的一支。

“不对，”他笑着说，“我们来得更早，大约在公元 2 世纪左右。每次航海都需要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在马六甲着陆，然后，在春季洋流期，巧妙漂过南沙群岛那些危险的珊瑚礁，最后上岸到中国南方海岸的那些港口。”

他接着说，“在‘先知正义’的弟子们和伍麦叶哈里发王朝统一中东之后，阿拉伯航海冒险者的那些零星的航行更加常规化。譬如从中国的黄海海岸到甘肃走廊，再到咸海附近的中亚地区。我们则穿过里海的东部，一直跨越比利牛斯山。两个帝国都非常富裕，根源在于他们之间的贸易。”

“我们有一个传说，在公元 651 年，我们的哈里发遣送了一支外交使团到长安，为中国皇帝介绍《古兰经》，并劝服他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变成一个穆斯林。”奥丁用余光瞟了我一眼，举起他的雪茄。

“开始我并不相信。不过历史档案记载，当年在阿拉伯和中国之间确实有这样一支外交使团，当时，我的祖先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度发达文化的古老国家。我们以精明的商人而闻名，所以没人会冒着被砍掉脑袋的危险来侮辱天子。”我恍然大悟，奥丁比我的大多数客户都了解中国。我发现我对他关于中阿贸易往来的重生故事越来越着迷。

“我的祖先们是来这里挖掘财富的，而不是劝他们改变信仰的。中国贸易，正如他们所称，可以产出多得令人有些诧异和尴尬的财富，甚至对于一贫如洗的人也是如此，只要他能够活着来到这里，就赢得了这场赌注。如果他们成功了，投资可以有 100 倍的利润。这种回报是肯定能够取悦甚至是一个神秘的苏菲的①。”

“不过可以产出这种回报的珍贵的货物是什么呢？”我问道。

奥丁笑了，“绝大多数是我们自己地区的产物。琥珀、珍珠和珊瑚都是被中国人高度欣赏的物品，此外，还有在长安大型香炉中燃烧的乳香和没药^②。其中一个皇帝是如此地痴迷于乳香的香味，以至于每个傍晚都要烧 100 支用这种珍贵树脂做成的蜡烛。我的祖先还从东非带来犀牛角，相当于帮助那些中国男人的早期形式的‘伟哥’，你知道的……”

我默默地点了下头让奥丁继续。“他们也在沿途购买货物，比如白胡椒、褐土，还有南海地区的檀香，在中国大量销售，然后，再投资，购买中国的货物。”

我冒出了一个问题。“比如说？”奥丁继续道，“比如说中国陶瓷，可以获得比自身价值高出数倍的价钱，比我们祖先做的东方粘土罐子更迷人。还有玉器、丝绸和茶叶，中药和草药。这些简单的商品在他们的年代就像股票。从那里可以捞到惊人的财富，只要你够幸运并有足够的当地常识。”

“有些时候外国人可以更清楚地阐明在一个新国家的商业实践问题，因为他们是从零开始学每件事情，并很少先入为主。你知道吗，关于 8 世纪中国商业合同形式的唯一一篇论文出自阿拉伯人之手。”

这使我非常惊讶，他继续说，“是一个叫做苏莱曼的人写的，关于商业合同署名形式的论文。这是一种可以使两方确认的形式，用拇指印一个红印章，或是两方的指纹。不过对于苏莱曼强烈的好奇心来说，古代中国法律实践的这方面可能并不为我们所知，因为中国实在是不以这种普遍实践而闻名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凝视着珠江上的太阳。“我的祖先们一般在广州的这里着陆，有时还会更靠北。有些人甚至到了韩国的西海岸，并痴迷于观看季节变化的喜悦而在那里定居。”

“我们有一个传说，先知的一个表兄被葬在广州。萨得伊本沃加斯（Sa'ad ibn Waqqas）是那个 651 年到达这里的外交使团的首领。在这里的北部有一个冲天炉形状的坟墓，是他安息的地方。旁边是番光塔，是我的祖先最早来这里时的一个尖塔形建筑。它已经见证中阿之间的贸易长达 1400 年之久。”

一种想法在我脑海中扰动。“波斯人不也是同时航海并到达这个口岸的吗？他们是不是也是中国和中东地区文化商业交流的一部分？”

奥丁突然说，“是，他们也是。”他生硬的口气暗示了他并不太愿意谈论他们跨越波斯湾的商业对手。这里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学真理：每个人都痛恨自己的邻居。我决定不再谈论这个话题。

“阿拉伯家庭很快在中国沿海地区定居，作为他们远在阿拉伯贸易公司的地方代表。他们定居，娶中国妻子，并养育熟悉两种文化、但更致力于穆斯林一方的孩子们。这便是穆斯林们如何来到中国的故事。我们长久失去联系的穆斯林兄弟们与中国人一起混居几个世纪，习得中国文化，同时信仰安拉。你可以在广州看到他们的中阿风格的墓石。”

奥丁靠着海墙。“也可以这样讲，是我们的祖先教会了郑和的祖先如何到西方回访我们。在唐代，中国的航海技术还局限于‘黄色水域’导航，因为这个国家的起源在于黄河周围的内陆地区。我们引入新的航海方法，使得中国的造船匠在宋代有了造船方面的革新，开启了一个‘蓝海’航海时代。还有我们的海图和叙事经验，为郑和提供了重寻我们祖先遗迹的各种条件，表面上借着外交的名义，不过大家都知道是一次自主的对皇家收入的补给。”

“没人知道郑和是否完成了去麦加的信仰之旅，朝圣。不过我宁愿相信这样的想法，即一个伟大的中国冒险家分享与我们同样的信仰，并完成了伊斯兰教的这支支柱③。”

“现在我们又来了，从远西地区，不过这次带来了不同的珍贵货物：石油。同样，这里也有我们可以通过投资带回的东西：奢侈的中国技术和制造业。”

他的雪茄已吸到烟蒂。“我感觉非常兴奋，可以延续我祖先们的遗迹。我同时也为中国是远东地区我们伊斯兰人最古老的家而兴奋。我们去吃饭吧。”太阳已经开始西斜。“我知道附近的一个广东清真餐厅。它让我找到在家的感觉。”

①苏菲是追随苏菲主义的人，苏菲主义用来形容伊斯兰教的神秘和苦行禁欲。这里指财富之多，甚至能使一个奉行苦行禁欲的人动心。—译者注

②没药来自一种会渗出芬芳的树脂的灌木或乔木，其树脂可用以制成香水和香精。—译者注

③伊斯兰教共有 5 个支柱：其中第一根支柱是对于信仰的宣称，第二根支柱是朝圣者。—译者

版权所有 © SGLA 2008。

此出版物仅供阁下参考和兴趣阅读之用，无意作为完整全面的信息，并不构成亦不应予以依赖为法律意见。请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门咨询。